

書號：總2—9

世界及其規律的可知性

編譯者：中國人民大學辯證唯物
論與歷史唯物論教研室

出版者：中國人民大學

印刷者：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一版

① 0001——4411 (340+70+4001) 0.30

世界及其規律的可知性

一 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論世界的可知性

斯大林同志在其傑出的著作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中，對於世界及其規律的可知性的問題，給予了經典性的回答。斯大林同志寫道：『唯心論否認世界及其規律底可知性，不相信我們能夠認識客觀實在性，不承認客觀真理，並認為世界上充滿着科學永遠不能認識的「自在之物」，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論却與此相反，認為：世界及其規律完全可能認識，我們對於自然界規律的那些已由經驗和實踐考驗過的知識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知識，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之物，而只有現在尚未認識，但將來却會由科學和實踐力量揭示和認識之物。』（參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七一四頁）

在這一原理中，極明確地強調指出：第一，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關於世界的可知性的學說，不僅原則上與不可知論相反，而且與整個哲學唯心論相反，因為，一切唯心論者既然否認

物質世界的客觀實在性，因而也就否認我們關於物質世界的知識的確實性；第二，只有由經驗和實踐考驗過的知識，是確實的、真理性的知識；第三，認識是一個由不知到知的辯證的過程。

斯大林同志關於世界的可知性的原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底發展的結論和總結，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經驗，各個部門科學發展底歷史及自然科學的最新材料的最廣泛的科學總結。它使科學家和全體蘇聯人民的意識中產生了對人類戰勝自然界底自發力量的信心，產生了對共產主義建設事業的信心和偉大的樂觀主義精神。

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是唯物論關於世界可知性的理論發展之高級的、在質的方面是新的階段。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世界觀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和作為資產階級從精神上奴役勞動者的思想武器的唯心論的認識論是根本對立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確認世界及其規律完全可以認識，在科學面前展開了研究自然界和社會的規律的極廣闊的遠景，動員科學家和勞動羣衆從事積極的、創造性的活動。相反地，哲學唯心論否認認識世界的可能性，不相信我們的知識的確實性，從而封閉了對客觀現實的科學認識的道路，在勞動羣衆中培養宗教迷信。

世界可知性的問題，即關於我們對現實世界的觀念和概念能不能夠是它的真實的反映的問題，是哲學的基本問題——思維對存在的關係問題底第二個方面。根據對這個哲學基本問題的第二方面的肯定的或否定的答覆，哲學家們被分成爲兩個營壘：唯物論者和唯心論者——不可知

論者。唯物論者承認認識世界的可能性和我們的知識的確實性；相反，唯心論者否認認識世界的可能性，不相信我們的知識的確實性。

在世界的可知性問題上，如同在其他重要的哲學問題上一樣，一直進行着唯物論和唯心論之間的尖銳的鬥爭。關於這個問題的鬥爭，是敵對階級間的階級鬥爭底思想形式。列寧在揭發不可知論的階級本質時寫道：

『Agnostic〔不可知論者〕是一個希臘字：在希臘話中是不，gnosis是認識。不可知論者說：我不知道。是否有爲我們的感覺所反映，所映寫的客觀的實在，我宣稱要知道這點是不可能的……於是就有不可知論者對於客觀真理的否定，以及對於有關幽靈、魔鬼、天主教聖徒諸如此類的東西的學說的容忍——小市民的、市儈的、卑怯的容忍。』

（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五四——二五五頁）
不可知論是反動的剝削者階級的意識形態的表現，他們不相信進步，企圖用一切手段轉移科學家對認識客觀現實的法則的必要性的注意力。不可知論者和懷疑論者否認認識世界的可能性，因而散佈以消極的、漠不關心的態度對待人們周圍的世界的宣傳，幫助剝削者保持其統治。

不可知論在資產階級哲學中，特別是在達維德·休謨（一七一——一七六六年）和伊滿努衣爾·康德（一七二四——一八〇四年）的哲學中，更明顯地表現出來。休謨（英國哲學

家，主觀唯心論者）和康德（德國古典唯心論的創始人）的不可知論如同任何不可知論一樣，其本質就是否認世界及其規律的可知性。休謨和康德之間共同點是：他們兩個都把現象和本質、感覺和被感覺之物、爲我之物和『自在之物』根本分隔開來。然而，如列寧所指出的，休謨不希望知道任何關於『自在之物』的事情，他認爲關於『自在之物』的思想本身就是哲學上所不容許的，康德則承認『自在之物』的存在，但是宣稱它是不可認識的，與現象原則上不同的，它屬於知識不能達到而信仰能够發現的『彼岸』世界的領域。

休謨不僅懷疑外在世界的存在，而且，和康德不同，他根本拒絕解決關於在我們的知覺以外是否有任何東西存在的問題。休謨認爲，關於對象在我們意識之外存在的問題是人們無法解決的。從休謨的觀點看來，對這一個問題不能作出回答。因爲，所有我們關於外在世界的觀念，我們只是通過我們的感覺器官而得到的，我們的感覺器官給予我們的意識的只是感性的知覺，而休謨認爲，我們的知覺和外在世界的對象建立聯系是不可能的。

所以，休謨就論斷說：除了知覺以外，在意識面前再沒有什麼東西了。我們的知覺就是我們的認識的唯一的對象，至於外在世界是否存在，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和休謨不同，康德承認客觀世界，然而同時却認爲它是不可認識的。他斷言，我們的知識只限於現象的世界。康德把現象的世界和『自在之物』的世界之間劃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他承認經驗是我們的知識的源泉，但是，康德說，在經驗中我們得到的只是現象，即『自在之

物』作用於我們的感官上而產生的知覺，而『自在之物』本身，對於我們則仍是不可知的。

在康德看來，現象的世界是由『自在之物』作用於我們的感覺器官所得到的那些感覺而生出來的。然而，據康德的了解，因為『自在之物』存在於現象的彼岸，被不可逾越的間壁和現象分隔開來，所以它們不能是諸現象間的因果聯系的來源。理性及其先驗的原則（因果性、必然性等），是這種給予多樣性的感性的觀念以統一性和規律性的來源。康德認為，藉助於這些所謂先驗的，也即在一切經驗以前的現成的原則，人的理性才把各個感覺聯系起來，確立它們之間的秩序，以各個法則來支配自然界。

在康德看來，認識的對象不是物質世界，而是意識底先驗的諸形式。康德把認識的形式和我們的知識的內容分割開，使它們互相尖銳地對立起來。『……在康德那裏，——列寧說，

——認識分隔（分離）着自然與人，事實上認識把兩者結合起來……』（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解放社版，第三六頁）

康德的不可知論是對於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的反動。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深信人類理智的力量，深信其無窮地認識世界的能力。

康德否認認識客觀世界的可能性，有意識地貶降知識，以便為信仰掃清地盤。康德在現象和『自在之物』之間劃了一道原則性的界綫，企圖對知識設定界限，證明知識的軟弱無力。

康德斷言，如果由意識的先驗的原則所產生的現象世界是科學的領域，那末，彼岸的、認

識所不能達到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包括上帝、不朽精神和自由意志，就可以是信仰的領域。康德認為，對於人們，特別是對於下層的人們來說，信仰上帝之存在具有實際的必要性，因為，沒有這種信仰他們似乎就不可能是幸福的。

康德企圖用他的哲學鞏固宗教，並藉助於宗教以鞏固他當時的普魯士國家制度。康德的二元論的、基本上是唯心論的哲學，反映了十八世紀末德國資產階級對反動的封建貴族階級和德國君主制度的階級妥協。

康德的哲學是調和主義的。康德不僅利用貌似科學的結構，而且以對唯物論的讓步來掩蓋他的哲學的反動本質。

『康德哲學底基本特徵——列寧寫道——是唯物論與唯心論底調和，兩者底妥協，把各種不同的互相對立的哲學派別結合在一個體系中。當康德承認我們之外的某種東西、某種物自體，符合於我們的表象，——這時候康德是唯物論者。當康德宣稱這個物自體是不可認識的、超越的、彼岸的，——這時候康德是唯心論者。』（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二六頁）

所以，在康德的哲學本身之中就包含着從直接對立的觀點來批判它的可能性：從左邊和從右邊。唯心論者從右邊批評康德，因為他承認『自在之物』，因為他向唯物論讓步。主觀唯心論者費希特、新康德主義者和馬赫主義者就曾因為康德承認『自在之物』而批評過他。

黑格爾從客觀唯心論的立場批評康德的不可知論。儘管他批評康德的不可知論，然而他也只是在形式上承認世界的可知性；和一切唯心論者一樣，黑格爾實際上否認認識實際的、物質的世界的可能性，至於這個世界底存在，他一般是不承認的。

唯物論者從左面批評康德，因為他的不可知論，因為他說『自在之物』是不可認識的。

費爾巴哈就曾明確地批評過康德的不可知論，指出那認為在現象世界和『自在之物』的世界之間有某種深淵的說法是荒謬的。在唯物論者的費爾巴哈看來，感覺是客觀存在之物作用於我們的感覺器官的結果。但是，費爾巴哈的反駁意見，如恩格斯所說的，是較為機智但不深刻的。費爾巴哈不了解認識底辯證的過程和實踐在認識中的作用和意義，所以不能給不可知論以徹底的反駁。

俄國唯物論哲學的古典作家們，特別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和不可知論的鬥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車爾尼雪夫斯基對康德的不可知論和主觀主義給以尖銳的批評。他從左面批評康德，不是因為康德承認『自在之物』，而是因為他不曾從這個客觀的來源中抽出我們的知識，因為他把我們的感性的知覺的形式和對象真實存在的形式分割開來。如列寧所指出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其對康德主義的批評方面，完全達到了恩格斯的水平。

車爾尼雪夫斯基以驚人的準確性揭穿康德的不可知論底反動的、反科學的思想時，指出唯心論和不可知論是直接反對唯物論，反對自然科學，維護宗教和對上帝的信仰的。

然而，只有新的、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底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把實踐的標準引入唯物論的認識論中，給予不可知論以致命的打擊。馬克思在其所著費爾巴哈論綱中尖銳地強調指出：關於我們的知識的確實性的問題，完全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在實踐中，人們證明了認識底眞理性。

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批評不可知論者，而堅持唯物論關於我們的知識的確實性的原理時，着重指出：實踐，即實驗和工業是對不可知論的最徹底的反駁。『既然我們能以——恩格斯說——親自製造出自然界某一現象，依它的條件把它產生出來，並使它服務於我們的目的的事實來證明我們對於這一現象認識的正確，那末康德的那個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要完結了。』（參看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解放社版，第三八頁）

實踐、科學底發展，是不可知論的觀點的毫無根據和荒謬的最好的證明，是唯物論關於世界的可知性、我們對於世界的知識的確實性的結論的正確性的最好的證明。

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和斯大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在對休謨、康德、康德主義及馬赫主義者的不可知論的鬥爭中具有巨大的意義。列寧和斯大林捍衛了並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關於世界的可知性的原理，給予不可知論和它在帝國主義時期的一切復活的形式以致命的打擊。

列寧在批評不可知論時，作出三個認識論的結論，這些結論對於說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及它與不可知論的根本區別具有巨大意義。

第一，列寧指出，物體不依賴於我們的意識而存在着；在意識以外、不依賴於意識而存在的物體是完全可以認識的。

第二，在『自在之物』和現象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則的區別。區別只不過是已經認識的和尚未認識的之間的區別。

第三，認識的發展是從不知過渡到知，從『自在之物』變爲『爲我之物』，從未被認識的東西變爲已被認識的東西。

斯大林同志往前發展了列寧的這些認識論的結論，着重指出：『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之物，而只有現在尚未認識，但將來却會由科學和實踐力量揭示和認識之物。』（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七一四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們從各種形式的不可知論下揭露出不可知論者們的共同的思想路線，認爲它是哲學的唯心論，是反對唯物論認識論的；而不可知論者本人，是僧侶主義和信仰主義（崇尚信仰，排斥科學的反動理論）底宣揚者。

不可知論之所以存在，像一般唯心論的存在一樣，是由於它在階級社會中的服役的作用，即它服役於反動的剝削者階級，這些階級在思想方面的利益是力求給知識以限制，以使用神秘

主義的暗幕來蒙蔽廣大勞動羣衆的意識。

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和科學中不可知論的表現和廣泛傳播，同樣也是由於它符合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現代資產階級哲學家 and 科學家並不完全拒絕科學，因為帝國主義者需要利用它以達到武裝、發財和其他自私自利的目的。但是同時，現代資產階級害怕科學的進步意義和科學對人民羣衆的巨大影響。所以，資產階級哲學家 and 科學家爲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力圖證明科學無力認識客觀的真正的現實。他們硬說，好像現代科學證實了康德主義的不可知論關於人類知識的界限的原理，似乎只有信仰才能超出這個界限。

例如，美帝國主義反動哲學家之一，所謂『批判的實在論』的代表人物桑泰耶納，公開地宣稱：只有那種以信仰作爲其結論的根據的科學，才會是真理。這個信仰主義的宣揚者竭力貶降科學的意義，以鞏固宗教的地位。桑泰耶納重複着不可知論者關於世界的不可知性的反科學的論斷，而把一切思想歸結爲由人所任意規定的符號、記號。

現代的一切唯心論哲學家都否認認識世界的可能性，不相信我們的知識的確實性，他們武斷地說，科學不能揭示出自然界和社會的發展規律。現在，不可知論深深地滲入到資產階級的科學中，特別是物理學和生物學中。

只有蘇聯學者和蘇維埃科學界滿懷信心地向着對自然的更深刻的認識前進，因為他們是受着唯一正確的哲學——辯證唯物論的哲學的指導的。

先進的蘇維埃科學的繁榮，是辯證唯物論在科學中勝利的鮮明證明。以對於人類智慧的力量及其認識客觀物質世界的無窮能力的信心武裝了學者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關於世界可知性的原理，已由科學知識發展的全部進程，由科學中各個偉大的發現所光輝地證實了。在原子研究方面的發現，分裂原子和原子核的實踐，原子內部能量的利用——現代物理學的這一切成就，都一再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關於世界可知性原理的正確性，推翻了現代資產階級的唯心論物理學家關於小宇宙不可認識的反動的捏造。

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和哲學家，企圖用所謂現實世界規律不可認識的論斷來封鎖科學預見的道路，從而解除勞動羣衆在爲革命改造自然和社會的鬥爭中的武裝。但是，他們忘記了那個簡單的、不可動搖的真理：科學發展的進程，和人類社會的歷史一樣，都是不可拖向後退的。科學，全部歷史也一樣，掃除自己道路上的一切過時的、反動的東西，沿着上升的路綫向前發展着。蘇聯科學的巨大進步，特別是生物學的發展，可以作爲鮮明的例證。大家都知道，摩爾根——孟德爾主義者是如何地在一個長時期內在我國散佈着孟德爾、魏斯曼和摩爾根關於遺傳變化不依賴於活的機體及其生活條件的反動的學說。摩爾根——孟德爾主義者硬說遺傳變化沒有一定的方向，企圖堵塞進步的唯物論的米邱林生物學發展的道路，並由此解除農業實踐的武裝。魏斯曼——摩爾根主義者以康德主義的不可知論的精神宣傳生物學中獨特的不可知論的主張，認爲『遺傳變化原則上是不可預見的』，硬說我們所認識的只是物體的屬性，而不是這些

屬性所依存的物體的本質。現代的魏斯曼主義者所說的這種不可認識的本質就是所謂的「遺傳質」。魏斯曼——摩爾根主義者的不可知論的目的在於否認按一定方向改變遺傳性的可能性。

然而，魏斯曼——摩爾根主義者用不可知論阻止我國生物學前進的一切努力和企圖都是枉費了。關於生物學問題的科學討論會的結果，給予科學中的反動勢力以致命的打擊，粉碎了反動的魏斯曼——摩爾根主義；生物學中先進的米邱林學說得到了勝利。『關於生物學問題的科學爭論——莫洛托夫同志指出——是在我黨底領導的影響下進行的。斯大林同志底指導思想在這次爭論中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它在科學和實踐工作中開闢了新的廣闊的前途。』（參看莫洛托夫著對外政策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五〇四頁）

在對生物科學中的唯心論的鬥爭中，先進的蘇維埃生物學家們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天才著作中吸取了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關於世界及其規律的可知性以及我們的知識的確實性的原理，是他們所依據的原則，在這些原則的指導下，米邱林生物學家成功地認識到了從前認為不可能認識的遺傳性變化的原因。

蘇聯的米邱林生物學家不僅勝利地揭示出生物界的規律性，而且還按一定方向在一定期間內創造出新的動植物品種。例如，由於科學院院士李森科所創立的階段發展論，由於遺傳性定向變異的學說，就能够將春種植物變為秋種植物，以及反過來，將秋種植物變為春種植物，將一種小麥變為另一種小麥和創造新的小麥品種。而那些我們所能製造出的東西，——恩格斯就曾

說過，——當然我們不能把它叫做不可認識的。

揭示出了生物界發展規律、判明了遺傳變化的性質及其對有機體生活之外部條件的依賴性的米邱林生物學的巨大成就，是科學的偉大力量的鮮明證明和對魏斯曼——摩爾根主義的不可知論的駁斥。

科學的進步，『……全人類底集體知識底發展——列寧說，——在每一步上都向我們表明未認識的「物自體」轉化為認識了的「我們之物」，盲目的未認識的必然性，「必然性自體」，轉化為認識了的「我們之必然性」』（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一七頁）。

二 認識是物質世界在人們意識中的反映過程

承認物質的、外在的世界及其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基礎。物質、自然界、外在世界是我們的一切知識，我們的感覺、觀念和概念的來源，而感覺、觀念和概念，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的觀點看來，是客觀事物的攝影、複寫。

然而，既然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意識是外在世界的映象，那末，很明顯的，列寧說，反映不能沒有被反映的東西而存在，而被反映的東西則是不依賴於反映而存在的。

與唯心論的認識論相反，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教導說，認識只是由於外在條件、對象作用於我們的意識才有可能。只有外在條件才能喚起人們關於個別對象以及關於它周圍的整個現實的觀念和概念。

「……我們頭腦中現在怎樣產生各種不同的觀念與思想呢？——斯大林同志問道：——在現實中是不是存在着所謂的外在條件，或者僅只存在着我們的關於這些外在條件的觀念呢？如果存在着外在條件，那末能够感知與認識它們到什麼程度呢？」

關於這點——斯大林同志進一步說道，——唯物論理論說：只有存在着喚起我們「自我」中的印象的外在條件的時候，我們的觀念、我們的「自我」才存在着。」（參看斯大林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四頁）

沒有客觀對象、外在條件的存在，就不可能在人的意識中產生關於它們的觀念和概念。物質、對象和現象作用於我們的感覺器官而在我們內部產生感覺和觀念。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揭明了哲學的基本問題的第一個方面和第二個方面之間的不可分的聯繫和統一，指出：不僅在自然和社會的發展歷史中，而且在認識的過程中，意識是第二性的，而物質、外在條件是第一性的。外界對象先行於我們關於這些對象的觀念和概念，就如同物質自然界在自己的發展中是先行於人的意識的出現一樣。

「在這個場合下（即在認識中——沃士特里可夫註），——斯大林同志寫道，——處在我們

之外的對象，先行於我們關於這個對象的觀念，而且在這個場合下，我們的觀念、形式，落後於對象——落後於自己的內容。如果我看樹木而且瞧見了它，——這只表明着：還在我的頭腦中產生關於樹木的觀念以前，樹木本身就存在着了，它在我這裏喚起了相應的觀念。……」（同上，第二五頁。）在這些話中，極明確地表現了唯物論的認識論，即反映論底實質。對象、事物、現象在我們之外，不依賴於我們而存在着。我們的感覺和觀念是存在於我們之外的對象、事物的映象。

所以，沒有對象之作用於我們的意識，任何關於外在世界的知識都是不可能的，相反，「它們（對象——沃士特里可夫註）愈更經常地和強烈地作用於我們的意識，那末感知和認識它們就愈更容易地成為可能」（同上）。

然而，既然我們的感覺、觀念和概念是物質世界作用於我們的感官，作用於我們的意識的結果，那末，由此顯然可見，它們和物質世界的對象是相符合的，是物質世界的對象的近乎真實的反映。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論關於映象和對象，即認識中的主觀與客觀的相互關係的觀點，根本不同於康德主義和馬赫主義關於感覺和對象的觀點。康德主義者把感覺、觀念和對象之間劃了一道原則的界綫，而把映象、感覺、觀念和思想歸結為，如康德主義者們自己所說的，與對象無任何共同之點和類似之點的記號、符號。對於康德主義者們來說，對象是認識和反映完全不可達到的。

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批判了康德主義的不可知論的變種，即所謂『象形文字論』。

在『象形文字論』看來，人的感覺和觀念，不是實際事物與自然過程底複寫，不是它們的模寫，而是記號、符號、象形文字。這種理論的巨大代表者，著名的自然科學家黑爾姆霍茲研究了視覺器官及其機能，確定了眼睛不能感知許多光綫，例如太陽的許多光綫，因而荒謬地硬說，似乎視覺（其他一切感覺也一樣）不能給予我們關於外界對象的正確的觀念，所以，感覺和觀念只不過是和對象本身無任何類似點的關於外界對象的符號、標記。

黑爾姆霍茲追隨康德之後，在現象和『自在之物』間劃了一道原則的界綫，把意識和自然界割裂開，認為：外在世界雖然存在，但它是我們的認識所不可達到的，因為我們的感官給予我們的是關於它的不真實的知識。按照黑爾姆霍茲的意見，我們能夠知道的只是事物的符號、記號，而不是事物本身，因為符號與它們所代表的東西毫無相似之處。

列寧在批判黑爾姆霍茲的不可知論時寫道：『如果感覺不是物底映象，而只是與物沒有『任何相似』的記號或符號，那末黑爾姆霍茲底作為出發點的唯物論前提就被推翻了，外間對象的存在就頗成疑問，因為記號或符號對於假想的對象是完全可能的，任何人都知道這樣的記號或符號底例證。』（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六五頁）

普列漢諾夫當時在解釋感覺方面也犯了康德主義的錯誤，例如，他在所翻譯的恩格斯的費爾巴哈一書的第一版說明中寫道：我們的感覺——這是一種象形文字，這些象形文字和它們所